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報



西漢經師傳授系統表.....徐炳昶

唐寫本切韻殘卷跋.....丁 山

說“畬”(閩音雜記之二).....董作賓

孟姜女故事研究(17)

歌曲

11. 寧波新刻孟姜女五更調

12. 廈門御前清曲中孟姜女曲五闕.....林玉堂注

孟姜女送寒衣樂譜又一式.....趙元任

潮州的民間傳說(二則).....章雄劍

崔鶯鶯的故事.....谷鳳田

第二卷 第十四期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三日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啓事

本刊前因學校經費支絀，未能購紙，以致出版愆期，

甚爲抱歉。現雖已值寒假，本刊仍繼續編纂發印；前

脫數期，亦當勉力補出，以慰讀者諸君之望。屢承同

好來函詢問，特此聲明。

西漢經師傳授系統表

徐炳昶

引言

前些時，我因為跟着大家作要求關稅自主的表示，歸結傷了幾個牙齒，在養傷的時候，閒居些事，因把前漢書的儒林傳、藝文志及其他經師的列傳拏出來看一下子，感于傳授系統的不易明晰，遂把各經各家傳授的系統列成數表以醒眉目。這本是為我自己用功的方便，並沒有拏出給大家看的意思。以後檢閱式訓堂叢書目錄，才知道畢沅已經有傳經表和通經表的著作，就想把牠找來同我所作底比較一下。前幾天，購得式訓堂叢書一部，就把畢氏的表同我所作底表比較來看，發見我所作底表尚有脫漏及訛誤數事，即便更正。但畢氏的表訛誤實多，亦即隨時簽注。我因此就想到畢氏在講樸學的人裡面，總還算有名的人，他的著作竟能有這樣多的錯誤，可見著作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雖然在畢氏以後，看見畢氏的著作，將我的錯誤校改，可以希望比他的錯誤少，但是還不能免掉訛誤，想也是當然的。如果把牠拏出來讓大家看，或者有人能把牠的訛誤指出來，則于己于人，全為有益。我發表這篇東西的動因，就是如此。

現在還有幾句話要說，就是第一要指摘畢表訛誤的大概，第二要說明此表中所用底記號和體例。

1. 畢表的訛誤約可分為下列數端：

① 版本上的錯誤 式訓堂叢書驟看好像刻的還好，實在是訛謬百出。比方說傳經表第三頁前半頁上格第七行脫去“書子庸”一行三字，遂致不能句讀。又如傳經表第七頁後半頁上格第五行之“梁邱臨”中脫一邱字，想亦係刻板時的脫落。其餘訛誤甚多，無暇枚舉。——但這是刻板人應負的責任，與畢氏無干。至于畢氏自身的訛誤，畧可分為四類：

② 世數錯謬 例如儒林傳張游卿條明言“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而畢氏則列王扶于第十四世，許晏于第十五世（傳經表第九頁第三格）。又如漢書叙傳“言班伯少受詩于師丹”，而畢氏則將師丹班伯同列于第五世（傳經表第三十頁第三格）。

(2)

一、不能疑以傳疑 例如戴賓受學何人，前後漢書皆無明文。惠棟說：“賓蓋崇之後”亦作疑詞。畢氏將戴崇列于第十二世，戴賓列於第十三世（傳經表第七頁第八頁上格），而于戴賓下注“戴崇受”三字。戴崇戴賓同屬沛人，時代相及，臆度賓受學于崇，未為無理。然劉昆于平帝時受學于賓（後漢書儒林傳）則戴賓于平帝時，已為老宿，則彼與戴崇同受業于五鹿充宗而史傳失載，亦非不可能之事。此類史傳既無明文，即當疑以傳疑。畢氏以臆測代實證，殊屬非是。外如張敞楊寶受學何人，伏氏之世次何若，皆屬疑問，畢氏妄為指實，皆屬其不能疑以傳疑之例（傳經表第八頁後半頁第四格，第二十一頁後半頁第二格，第十五六七等頁之第二格）。

二、人名錯誤 例如夏侯勝初從夏侯始昌受書，又從同郡蔣卿受。畢氏將蔣卿誤作歐陽生（傳經表第十六頁後半頁第二格）。夏侯勝初受業于始昌，始昌受學于夏侯都尉，都尉為張生之弟子，而張生與歐陽生同為伏生之弟子。夏侯勝與歐陽生年代不相及，其訛誤不辯自明。

三、因訛句讀而錯誤 例如漢書儒林傳言：“（倪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並非歐陽生之子名世，曾孫也是歐陽生的曾孫，看後漢書儒林傳言“歐陽歆學為儒宗，八世博士”之“八世”二字及後漢書集解內所轉引之歐陽氏譜的世系（同節），全足以證我解釋的不錯。畢氏因為誤以世為歐陽生子的名，遂把歐陽高當作歐陽生的玄孫。又如漢書朱雲傳言：“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古人字多一字，如朱雲字遊，即其一例。畢氏于嚴元條下，注為字仲能，實在仲能二字，一望而知其非西漢人之字。

以上不過舉幾個例子，已經可以看出來畢表太靠不住。但是我們對於畢表說的話已經太長了，不必再多說了。我現在且把這個表的體例和所用的記號說一說：

四、畢表包括周秦漢魏四朝，我的表却止限于西漢，這固然因為當初我止作這一部分的工作，但還有其他的緣故：我覺得除易經的傳授外，一所以我對於易經破例叙到孔子——所傳周秦的人名太不可靠。至于西漢以後，則傳授的淵源沒有從前的顯明，止可作幾種通經表，兼著傳受。至于傳經表可不必作。

文.表中人名除見漢書儒林傳及各人本傳者外,後皆附注以便檢查.

一.世次不準或傳受可疑者以虛綫表之.

二.一人受業于二人以上者,列于本師下,其非本師下,亦兼列,但以方匡圍之.例如問卿後之夏侯勝.

三.學能自成一家者,名下列下橫畫,例如房鳳;不能自成一家者不列,例如兒寬.

四.其學曾立博士者,名下列兩橫畫,例如歐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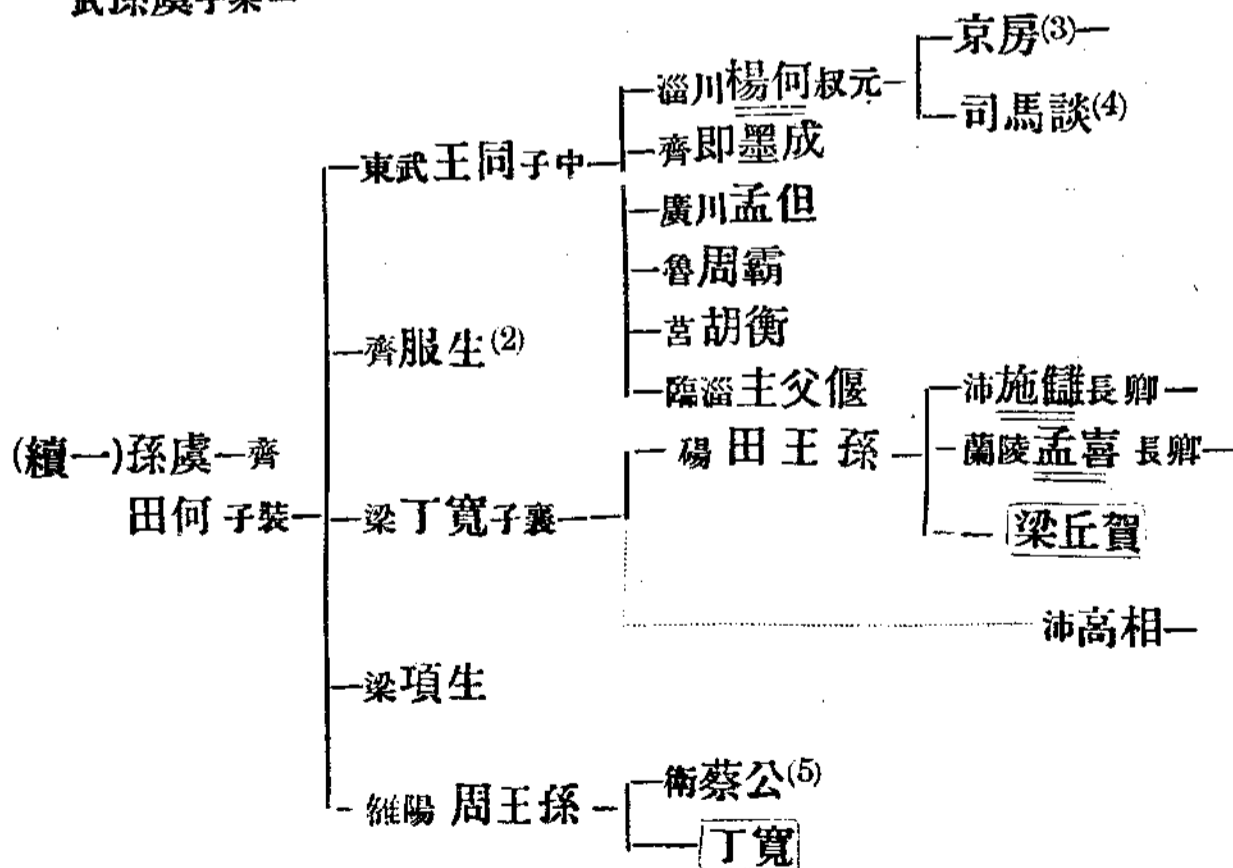
五.名前的小字,為地名,名後的小字為字,例如齊周堪少卿.

六.如知某人子或孫傳經而失其名者,如彼即受業于其子若父,則於其祖若父名後列一小字子或孫,例如伏生後列一孫;如受業於他人者,則於其本師後,列一某人之子或孫,並將其祖若父之名亦作小字以免混淆,例如兒寬後列歐陽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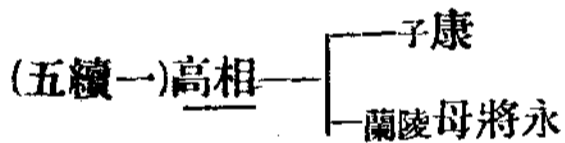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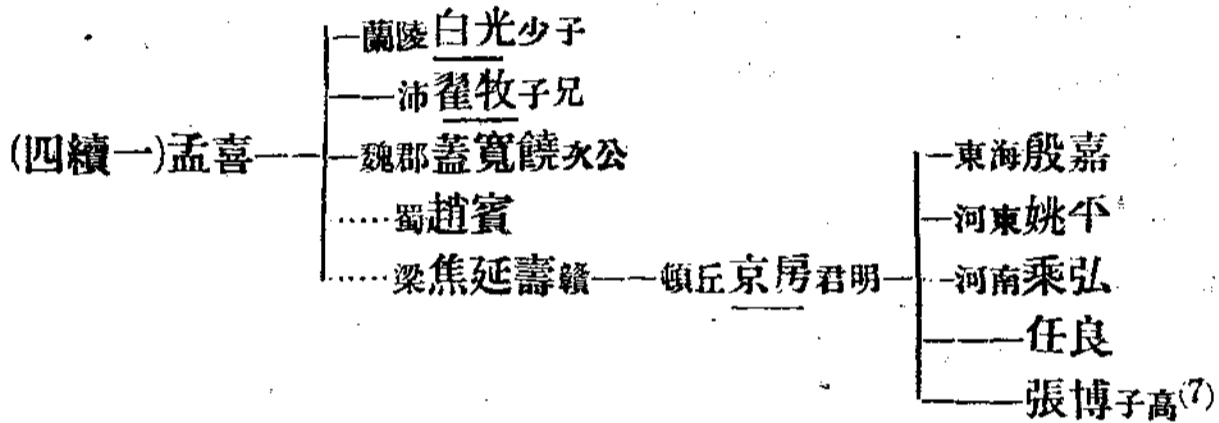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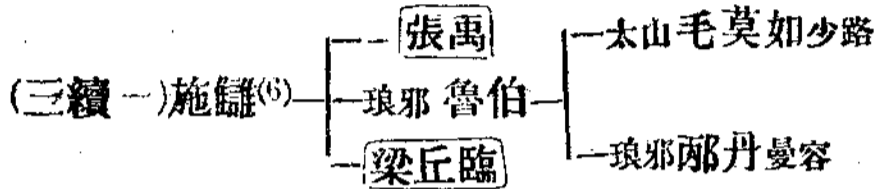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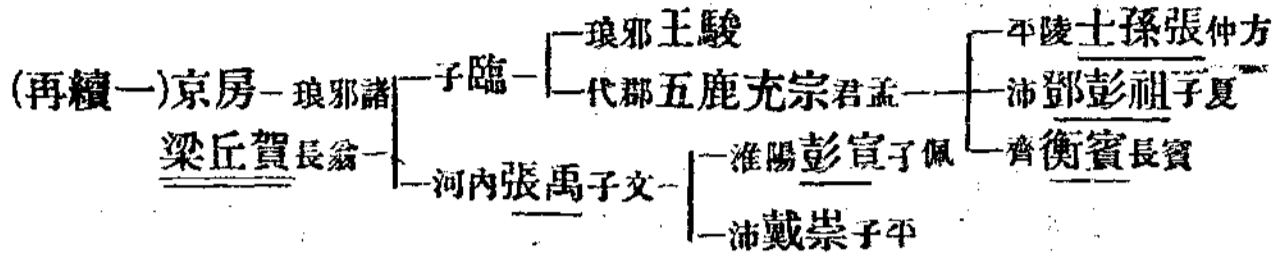
七.本表因遷就本週刊的形式,常將一表分為數表.

易經傳授表

(一)孔子—魯商瞿子木⁽¹⁾—魯橋庇子庸—江東馯臂子弓—燕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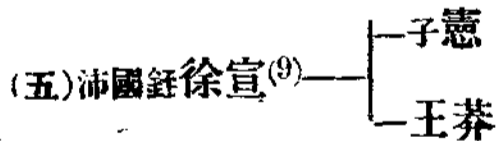
(4)



(二)東萊費直長翁—琅邪王璜平中

(三)燕韓嬰—孫商……涿郡韓生—蓋寬饒

(四)白子友—平陵朱雲游⁽⁸⁾—九江嚴望—兄子元仲



(注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翟傳楚人駢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涪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按“弘”,“弓”當因音近互訛,或駢臂氏,名弘,字子弓,而史記,漢書均訛挽一字,亦未可知。“矯”“橋”,“醜”“豎”,“莊”“裝”皆音近互訛,“疵”“疵”形近互訛,孫處疑即涪子之音變,又將地名訛為人名,田何漢書藝

文志又伯田和王子中同史記正義曰：“漢書作王同字子仲，今漢書仍作子中，史記漢書傳經次第大致相同，惟第三世第四世互倒。

(注二)漢書藝文志有“服氏二篇”，注引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疑即此服生。

(注三)漢書注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作京房。

(注四)見漢書司馬遷傳。

(注五)見漢書藝文志班氏原注。

(注六)周易正義論傳易之人篇作施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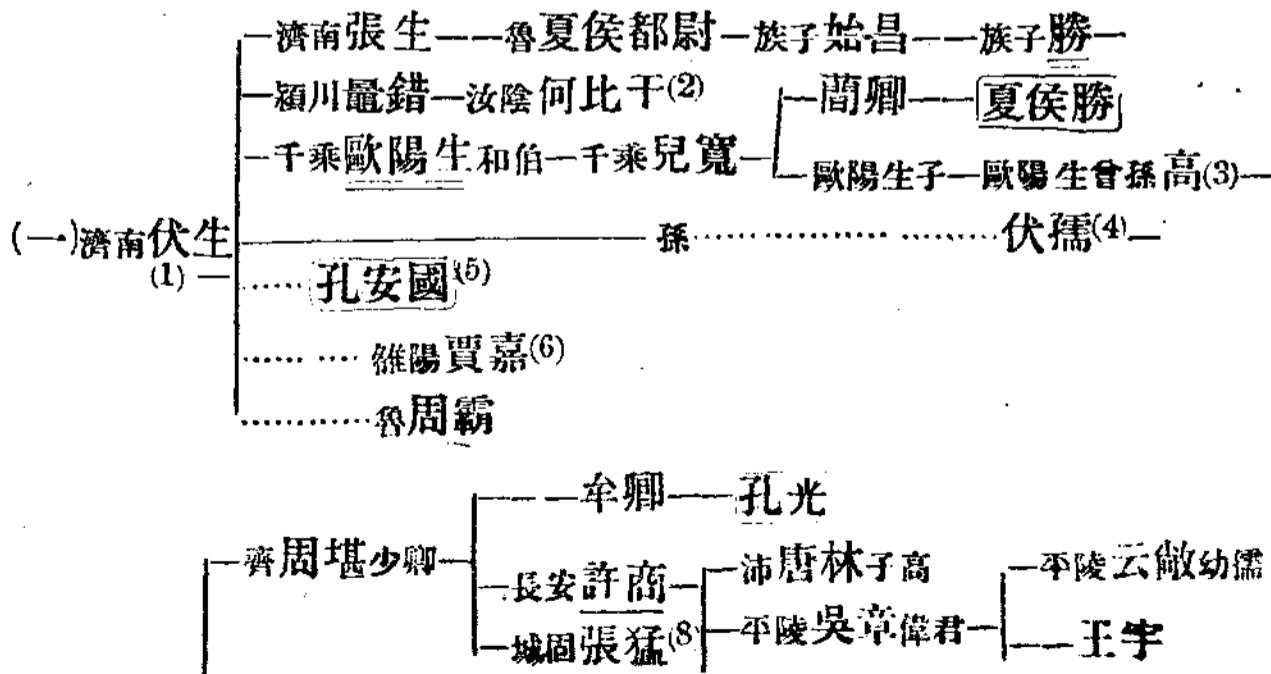
(注七)漢書淮陽憲王傳，又京房弟子，畢表中尚有一吳郡周敞，未知何據。

(注八)朱雲弟子，畢表中尚有一長安惠莊，未知何據，因未敢據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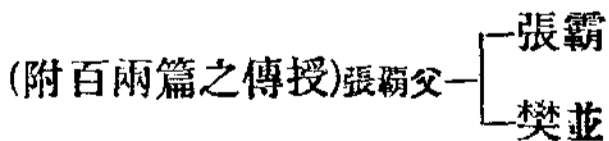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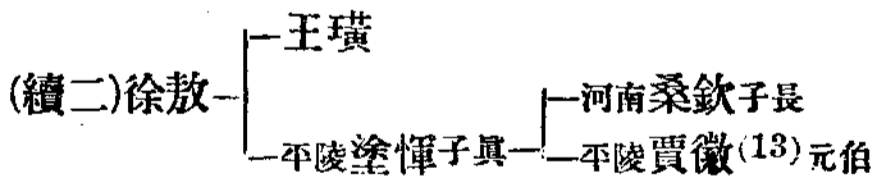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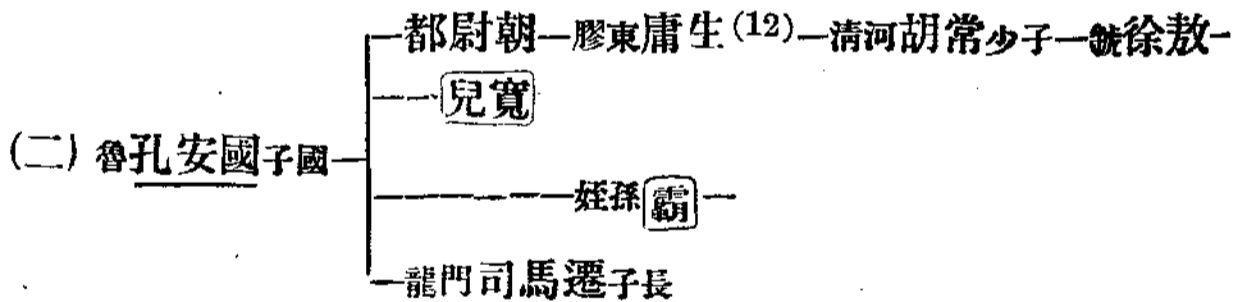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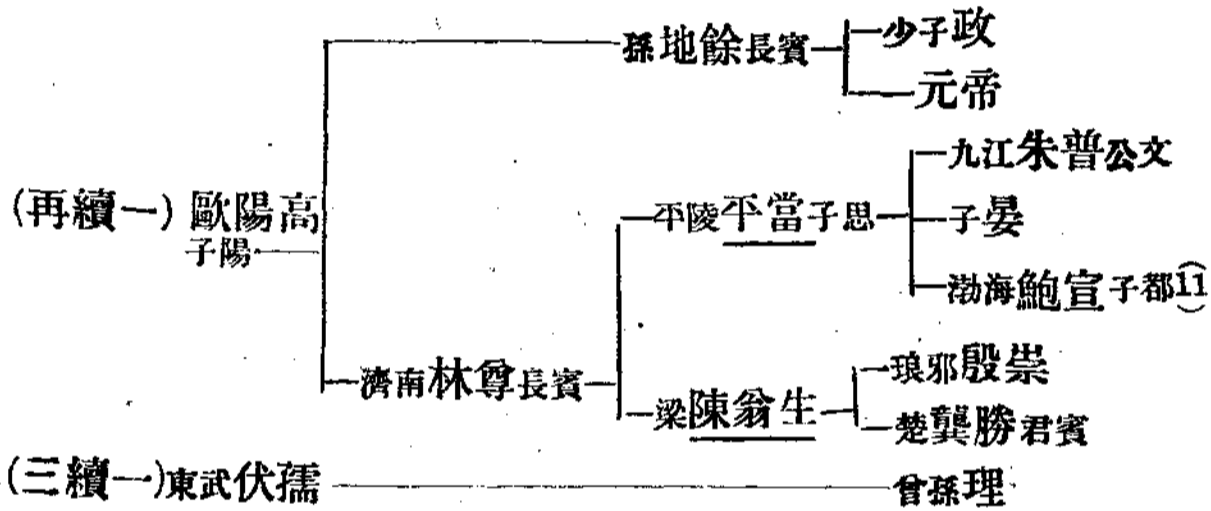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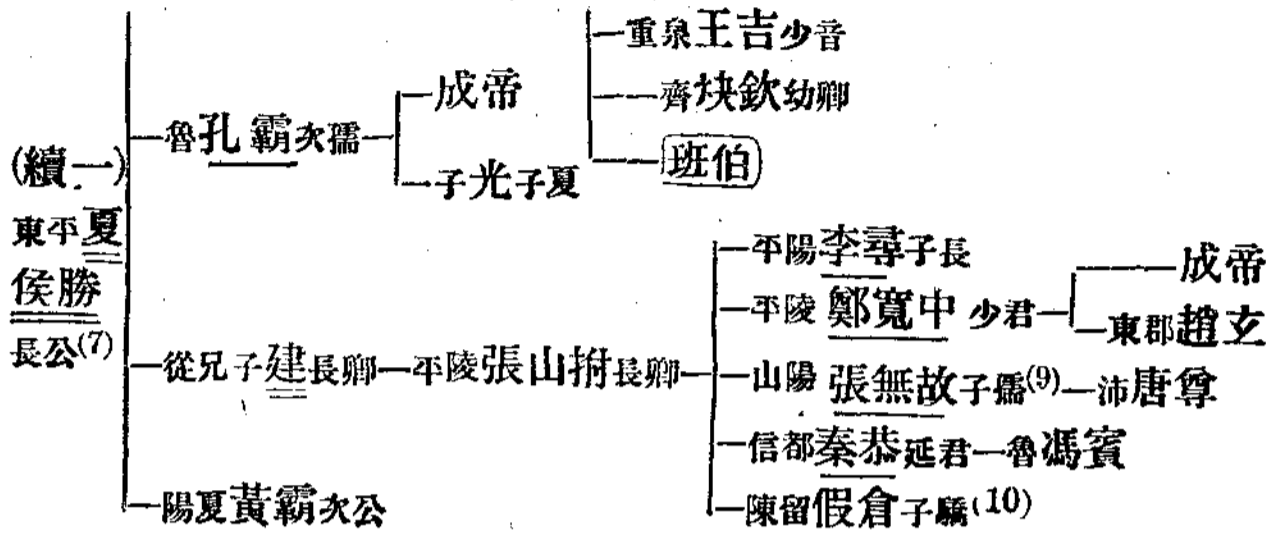
(注九)見後漢書徐防傳中徐憲即徐防之父。

(注十)漢書藝文志中有“京氏段嘉十二篇”。注：“蘇林曰：東海人，為博士。……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別錄未見，儒林傳中無此文。畢氏謂即殷嘉，引段肅在班固集中作“段”，漢書固傳作“殷”為證，理亦可通。但顏氏謂嘉為“京房所從受易者”，並非京房弟子，或“所從受易者”數字間，仍有誤字歟。

書經傳授表



(6)



(注一) 後漢書伏湛傳稱湛“九世祖勝，字子賤”，是伏生名勝，字子賤。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孔子弟子虛子賤為單父宰，即虛義之後，俗字亦作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

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虛之與伏，古來通字。”據此則伏生乃子賤之後，後漢書中之“字子賤”或因其為子賤之後而誤傳，亦未可知。

畢表“按洞冥記謂勝受書於秦博士李克”。徧查洞冥記（漢魏叢書本，百子本），並無此語。第二卷中雖兩見李克名，然一謂其為漢武時人，一謂其自言三百歲（百子本此條作李充）並不言其為秦博士。且洞冥記亦一偽書，非郭憲所作，即實有此語，亦未可據。

(注二)後漢書何敞傳。

(注三)後漢書集解轉引歐陽氏譜云：“歐陽欽，字子敬，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同受業於伏生。容為博士，生子曰巨。巨生遠，遠生高，高生仲仁，仲仁生地餘，地餘生政，政生歙。歐陽修云：（漢氏以歙為和伯八世孫，今譜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歐生（原本無陽字，或系訛悅）者，曰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據此則歐陽高為和伯之曾孫，非玄孫，絕無疑義。

(注四)後漢書伏湛傳稱湛之“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父理，……”。建立伏博士始末（在平津館叢書中）引伏氏譜：“始祖勝，二世，三世，四世闕名，五世孺，六世，七世闕名，八世理，九世鳳，湛。”與後漢書合。畢氏誤將伏孺列於第六世，伏理，伏湛列於第八世，第九世，則伏孺為伏湛之曾祖，與後漢書不合（伏氏譜似據後漢書）。

(注五)見家語後序，但此後序亦王肅作偽，未知王肅有所據否。

(注六)畢表謂賈嘉與周霸為“張生授”。但漢書儒林傳止言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史記儒林列傳亦言“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亦未言三人受學誰氏。

(注七)畢表孝昭帝及孝昭上官后條下，皆言“從夏侯勝受尚書”。但漢書孝昭帝紀夏侯勝傳，外戚傳皆無此文。

(注八)見漢書劉向傳。

(8)

(注九)畢表作字子儒吾所據漢書爲五局翻汲古閣本並聲明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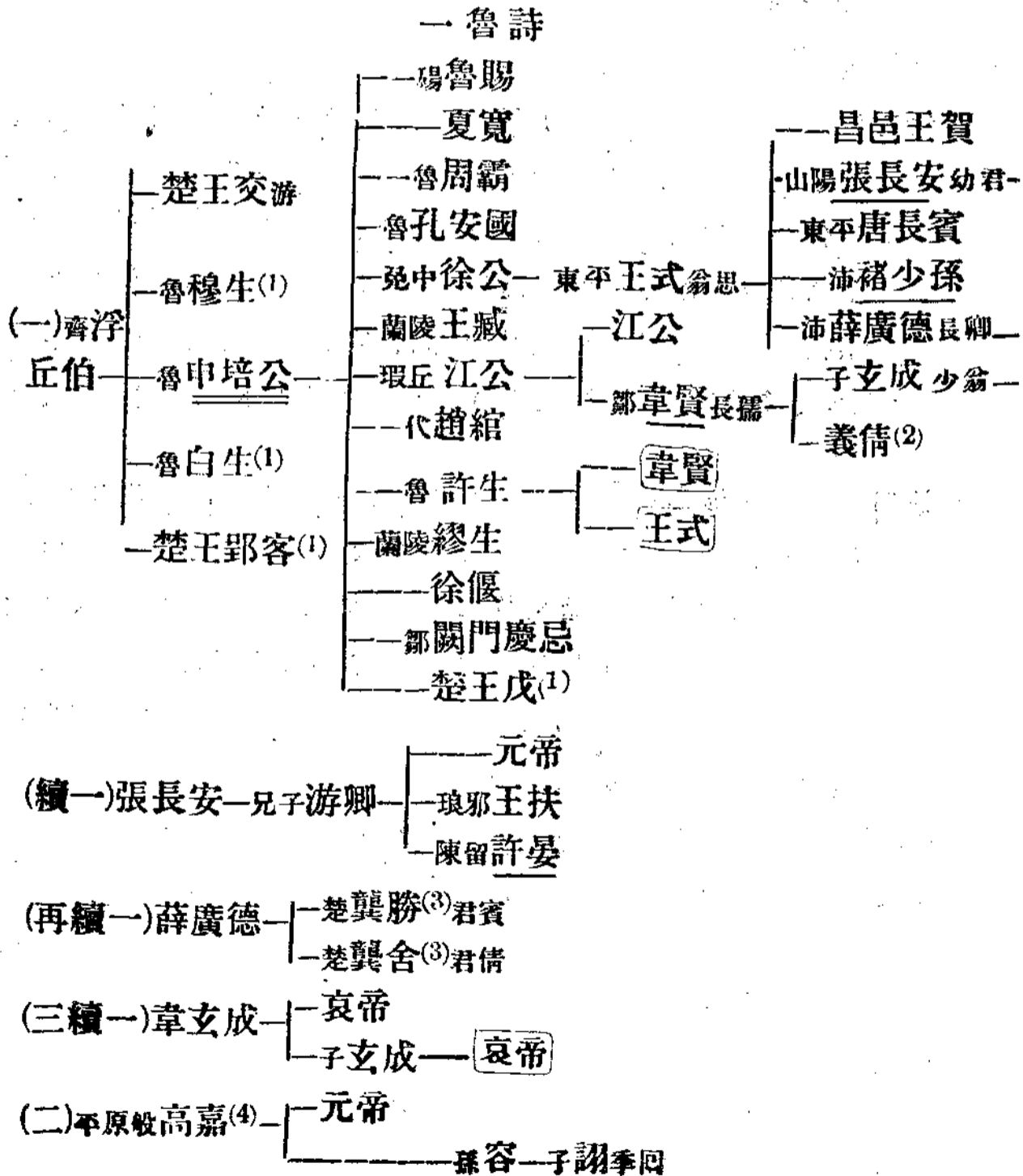
(注十)畢表作假蒼。

(注十一)漢書儒林傳林尊條下作“上黨鮑宣”，然宣本傳則稱宣爲渤海高城人未知孰是。

(注十二)後漢書儒林傳作庸譚。

(注十三)見後漢書賈逵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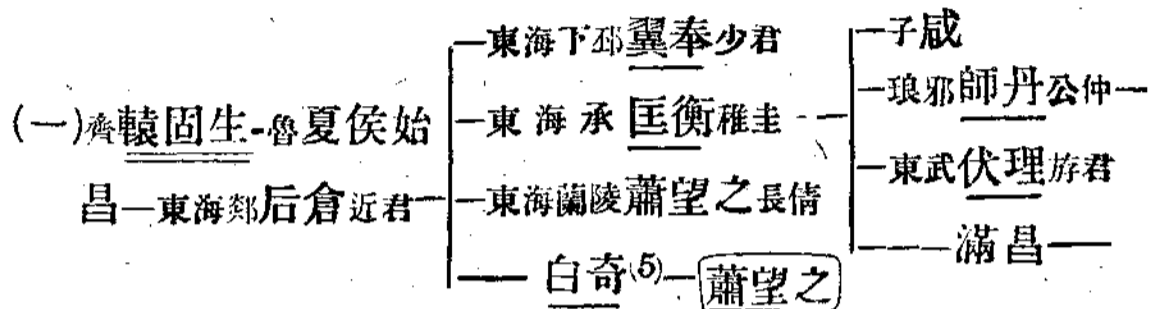
詩經傳授表



(三)長安右師細君⁽⁴⁾—會稽包咸子良

(四)許晃⁽⁴⁾—廣漢梓潼李業巨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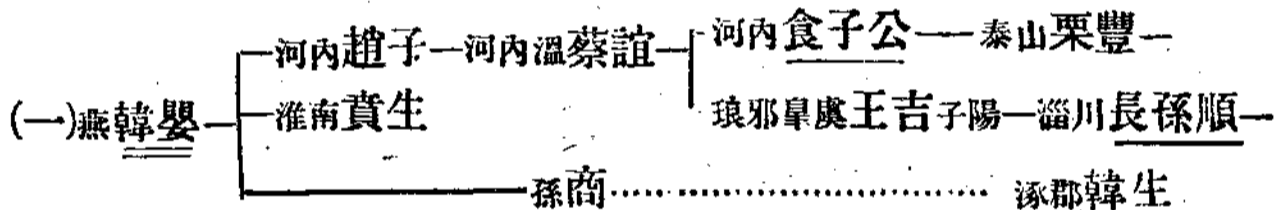
二齊詩



(續一)穎川滿昌君都—九江張邯—琅邪皮容

(再續一)師丹—扶風班伯⁽⁶⁾

三韓詩



(續一)栗豐—山陽張就

(再續一)長孫順—東海髮福

(二)淮陽薛方丘⁽⁷⁾夫子—子漢公子

四毛詩

(一)趙毛公—趙貫長卿—解延年—徐敖—九江陳俠—九江謝曼卿⁽⁸⁾

(注一)漢書楚王交傳

(注二)見漢書韋玄成傳。畢表作與韋賢同受業于暇丘江公誤。

(注三)見漢書薛廣德傳。

(注四)見後漢書儒林傳。

(注五)見漢書蕭望之傳。

(注六)見漢書叙傳。畢表列班伯于匡衡弟子誤。

(注七)見後漢書儒林傳。薛方丘名見同條集解轉引唐書宰相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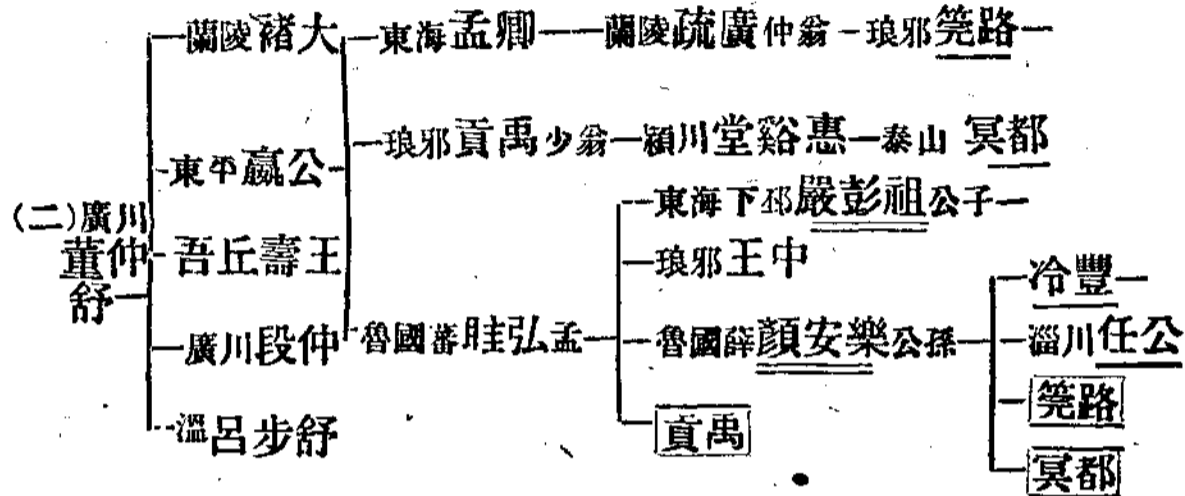
(注八)見後漢書儒林傳。

(10)

春秋傳授表

一公羊

(一)齊胡毋生子都—菑川公孫弘



(續一)筦路——鄆陵孫寶子嚴

(再續一)王中—

- 琅邪公孫文
- 琅邪東門雲

(三續一)淮陽冷豐次君—

- 東海戚馬宮游卿
- 琅邪左咸

二左氏

(一)淮陽賈誼—趙貫公—子長卿—清河張禹長子—尹更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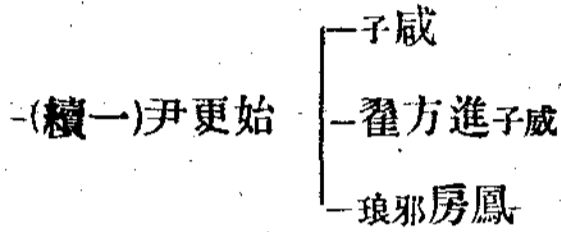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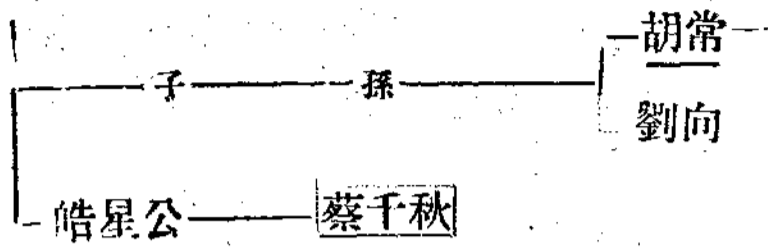
(續一)尹更始—

- 子咸—劉歆子駿
- 上蔡翟方進子咸—劉歆
- 胡常—黎陽賈護季君—蒼梧陳欽子佚—王莽

三穀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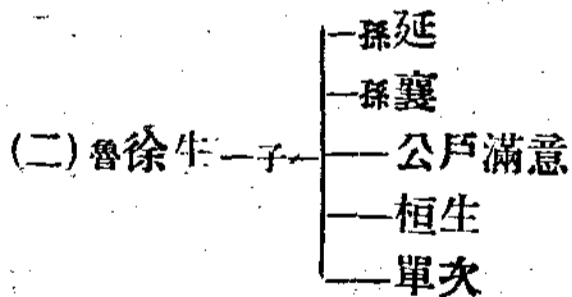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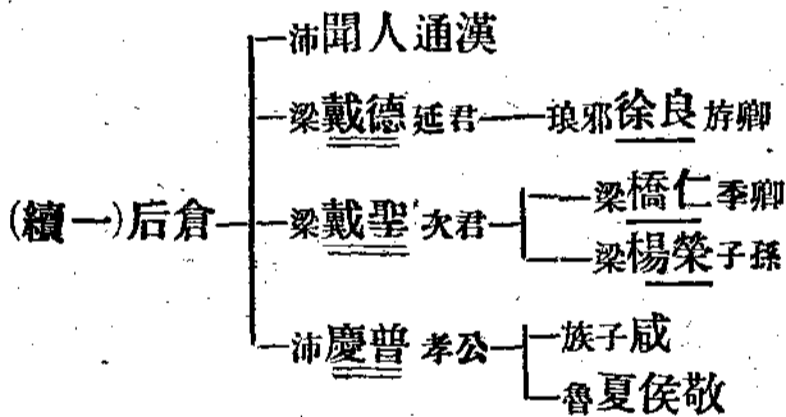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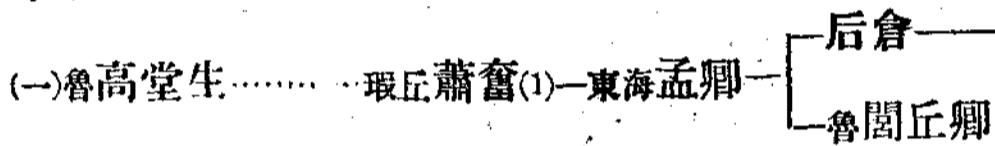
(一)魯申公—瑕丘江公—

- 戾太子—
 - 梁周慶幼君
 - 沛蔡千秋少君—汝南尹更始翁君—
 - 丁姓子孫—楚申章昌曼君
- 魯榮廣王孫—



(再續一)胡常—蕭秉君房

禮經傳授表



(注一)朱氏授經圖萬氏儒林宗派,畢表皆以蕭奮系于高堂生,無異辭。然漢書儒林傳上叙徐氏弟子為禮官大夫,即繼之曰:“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碩者由徐氏。”則似蕭奮為徐氏弟子。余初稿即將蕭奮以虛綫系于徐生子下。據授經圖朱氏所引章俊卿考索圖亦以蕭奮系于徐生下,後又精細考尋,覺傳禮者出于高堂生,古今同辭殆無異義,而徐氏為容,似屬別派,故

(12)

仍將蕭奮改歸高堂生下，然因其世次不明，故以虛線聯之。

(注二)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漢書“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漢書儒林傳末，止言“立……大小戴禮”，並無立慶氏禮之說。然藝文志中言“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據此則似儒林傳“大小戴”三字下脫慶氏二字。

又後漢書引前漢書，有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然前漢書無此文。

唐寫本切韻殘卷跋

丁山

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王靜安先生所寫印也。王先生書其後云：“原本頗草草，訛奪甚多，今悉仍其舊。”則此印本，謂即唐人寫本可也。陸法言作切韻，歷時未久而增訂者遂起；增加之字愈多，愈便於功令之用，由是陸書漸廢。至宋陳彭年等彙集諸家增訂而爲廣韻；廣韻之書行而諸家增訂者又廢。陸書放佚，不知自何時，後之言韻者，率以廣韻面目，同於唐韻，唐韻面目，同於切韻，即指廣韻爲唐韻；復指唐韻爲切韻。今觀此卷，乃知陸書自陸書，廣韻自廣韻，廣韻於陸書，多所增訂矣。

殘卷第一種，王先生“以第三種校之，韻字較少，注亦較簡，……當是法言原本”。然第三種阮韻‘禪’字，附於‘偃’音之末，早韻‘禪’字，附於‘管’音之末，第一種殘行，‘禪’之後無‘禪’字；‘琮’之後無‘琮’字；‘禪’‘琮’二字，亦必第三種新加也。第三種新加字，信多矣；不知所加各字，出於長孫訥言，抑出於“伯加千一字”之伯某；如以加字者爲長孫氏，則第一種或是伯加本；如以加字者爲伯某，第一種始可定爲法言原本。何以故？長孫序云：“亦有一文兩體，不復備陳；數字同歸，唯其擇善，勿謂有增有減，便（原作更）慮不同；一點一撇，咸資別據。（原作則像）又增六數字，用補闕遺，……”試以早韻‘罕’音字論之：第一種只有‘罕’‘禪’二字；第三種則新加‘罕’字，夫‘罕’即‘罕’形之

省，‘罕’即‘罕’形之正，‘罕’‘罕’‘罕’固一字而異其形者也；使出於伯某所加，長孫氏必擇善而從，‘不復備陳’，長孫氏深知說文，亦未必妄加‘罕’字。因是知第三種加字，不本諸長孫箋注本，即出於淺妄者之手。長孫加字，數只六百，每韻分配，多者不過五六文，少者不過一二字；今第三種各韻加字，三四字或一二字不等，尤可見加字者之爲長孫氏；則第一種爲法言原本，或爲伯本，未可臆斷矣。其可得而說者，第一種各韻韻目，均無排韻數字；而又音各識點，以爲區別；蓋未失法言之舊，然則殘卷第一種，其切韻之近古者乎？

殘卷第二種，王先生據“侖案”之例，定爲長孫訥言箋注本，其說誠不可得而易。然長孫之例，凡習用字，皆無義訓，如‘東’‘同’‘忠’‘公’‘冬’‘宗’‘容’‘江’……只注反切不注何訓；即有義訓，皆有‘案’字，而又附于反切之後，如弓注云：“居隆反，四，按說易(?)絃木爲弧，即弓也”；豐注云：“敷隆反，六，按說文‘豆之豐滿者也，從豆’”；……其於法言之原訓，則皆置于反切之前，如：“襄，西域稅，(稅字原缺)在宗反，五(原作在宗五反)”，“鍾，酒(原作須)器，臙容反，九加一，”……長孫箋注，皆附諸原訓反切之後者，不欲以新加義訓，亂法言原本也。(間有案語在反切前者，皆鈔寫者之誤。)‘東’‘冬’‘鍾’‘江’‘支’‘脂’‘之’七韻，大抵如是。至八微則不然，習用各字，皆詳義訓，如微云‘妙通’，肥云‘豐肥’，飛云‘翔’，威云‘可畏’，希云‘少’，衣云‘服裝’，歸云‘還’……凡諸義訓，不加案字，而又列反切之後，將謂長孫所加“案說文”字樣，爲鈔寫者所刪去乎？則說文訓微爲‘隱行’，訓肥爲‘多肉’，訓飛爲‘翥’，訓威爲‘姑’，訓衣爲‘依’，訓歸爲‘女嫁’，皆與所注不合。將謂法言原注乎？皆不應列於反切之後。附義訓於反切之後，而不云‘案’者，惟王仁昉刊謬補缺切韻(故宮博物院藏，惟題吳彩鸞寫唐韻；實則唐寫本王氏切韻耳)而已。王氏切韻實因裴務齊正字本；(王書前有“承奉郎行江夏主簿裴務齊正字”十三字，故云。)裴氏正字，亦因長孫之箋注；今裴書不傳，王韻亦缺有間；雖不能以王韻證之此本此韻；然其體例，亦尙就可尋。王韻大體，先反切而後義訓；義訓之不明者，別加說文以足之。今微韻亦先反切而後義訓，是其體例與王韻同。竊疑此本‘微’‘魚’二韻，皆鈔自王韻，即不然，亦不出裴氏正字。何以知其然也？長孫加字，每韻不過五六文；今微韻一未云加，以殘卷第三種校之，所加之字，共得二十有四，‘幃’音加字，亦達五名，此又適異長孫之例，而暗合王韻

者也。至於魚韻，云加字矣，所加之字，亦較微韻寡矣。然習用之字，亦皆有訓。魚音‘語居反’之後，注云‘水虫’；諸音‘章魚反’之後，注曰‘衆也’；除音‘直魚反’之後，注曰‘去也’；亦皆同王韻之例。此蓋刪節王韻，以求合長孫箋注本者也。由此觀之，殘卷第二種，自東韻至之韻，皆長孫箋注本，魚韻微韻，則自王韻或裴書傳錄而出。一卷之中，互見二本者，蓋以鈔寫者所得之長孫本，或有殘闕，遂以他本補之；或初得長孫本，繼得王氏韻，遂舍長孫而從王氏；‘虞’‘模’而後，惜尙無傳，誰是誰非，莫可考矣。姑妄言之，以俟他日證明。

殘卷第三種，王先生謂“亦出長孫氏之箋注本，而刪去其案語者”，竊亦未敢以爲信也。韻書之作，本以審音，降及李唐，漸失其旨，一向之用以審音者，至唐時則變而供行文叶韻者所檢取。行文叶韻，字愈多而愈便。法言切韻所收者萬餘字耳；而其分韻，或寬或狹，實用殊感困難；故有諸家之增訂，有許敬宗之通用，文人學士，惟患韻字之少，豈有惡其繁重，從而刪去之者，此節本之說，甚可疑也。更就‘罕’字申之：‘罕’非長孫加字，理固甚明；其餘新加字，果出長孫與否，似亦未可懸斷。則此本誰作，不可知矣。况長孫加字，不注於所加之字之下，而識于本音首字注中，觀于第二種‘東’‘冬’各韻，莫不如是，今所加字，不注於音首之下，而識“新加”二字於本字後；此其例又與長孫箋注本懸殊。竊疑此本，蓋亦增訂長孫箋注者，其人爲郭知玄歟？祝尙邱歟？關亮與薛詢歟？絳錄俱佚，非愚所敢知也。

綜觀三種：第二第三，皆後人增訂，固不得謂爲法言原本；其第一種是否爲法言原本，尙有可疑者在。即信而真也，亦不過滄海之一粟；吾人苟因此殘卷，參之以王氏切韻唐韻殘卷，證之以慧琳音義希麟音義倭名鈔經典釋文……之所徵引，以求法言切韻原本，則茲編之顯，直可謂法言切韻之復活已。

十四，十一，三十，北京銀閣。

說“畬”

董作賓

—閩音雜記之二—

‘畬’是一種民族的名字。‘畬民’，在榕腔裏叫他作 Sia-ming；有時用一個‘猺’字來替代‘畬’字，連江的居人，往往拿‘邪民’二字嘲笑他們的婦女；有些人說：他們是福建的土人，就是古閩人，閩是‘東越蛇種’，叫他們蛇民，是表示他們是‘蛇種’的意思。其實在閩音中，猺，邪，都讀爲 Sia，與‘畬’同音；稍斂則變爲 Sie，就成了‘蛇’字的音；所以猺，邪，蛇，都不過同音假借。我們試看各種記載，就知道畬是他的本字，而且是最通行的。

畬字的俗體，有寫作‘畬’的，也有寫作‘畬’，‘畬’的，這都是字形的訛變。從余從田的，就是他的正體。

關於畬民的起源，向來解說不一：廣東通志說他們是‘畬獠’；潮州府志又稱他們是‘畬蠻’；景寧縣志以爲他們是一種‘苗族’。——以上見沈作乾 畬民調查記——據我所考福建各地的書志，對於畬民，也有這三樣說法：稱‘獠’的，有汀州府志，獠民紀畧等；稱‘苗’的有德化志；稱‘蠻’的有臨汀彙考。以外稱‘畬民’的有連江縣志，羅源縣志，樞聞錄，南平縣志，漳州府志，永春州志；稱‘畬人’的有五雜俎；稱‘畬客’的有順昌縣志，龍巖州志；最近沈作乾先生的括蒼畬民調查記，也斷定他們是‘廣東之畬獠’。普通都稱他們做畬民，但一經考究他們的起源，却大多數說他們是獠種；又請出後漢書 南蠻傳裏的槃瓠，來做他們的祖宗，甚至於呼他們所居之地曰‘狗國’。老實說，我們要想明白畬民的起源，不能不打破以前種種傳會的記載，和奇異的傳說；去切實考查他們的族譜，語言，風俗習慣。其次，我們既知道苗，蠻，獠的解說紛紜不一，都是意存歧視，硬派他們的惡謚；也應該一考畬民得名的由來。現在我把古籍中‘畬’字的音義，分述於下：

(1) 畬字的音 畬字從‘余’得聲。說文，畬，‘二歲治田也’。又余，‘語之舒也。從八，舍省聲’。是余本有舍音(Shè)。切韻魚韻，余‘與魚反’。是余有ü音。廣韻麻韻余‘視遮切’，見姓苑，出南昌郡。是余又有She或Sha音。後來有人把作姓的余改爲‘人示’，於是兩音分成兩字。康熙字典‘余’字下的按語甚好：

按古有余無余，余之轉韻爲‘禪遮切’，音蛇，姓也。楊慎曰“今人姓有

此而妄寫作余,此不通曉說文而自作聰明者,余字從舍省聲,舍與蛇近,則禪遮之切爲正音矣,五代宋初人自稱沙家,即余家之近聲可證,而除字從余,亦可知也。

現在的俗寫除,畬都從余,獨斜字還保存着余形舍音 (Sie 或 Sia, 變 Sh 爲 S, 乃從南音), 畬, 從田余聲, 所以他也有兩讀, 一是 ũ 一是 She 或 Sha (南音變 Sh 爲 Si, 故榕音讀 Sia), 切韻不收第二讀, 僅平聲魚有畬, '與魚反', 注 '田二歲', 廣韻是兩音皆收的: 平聲麻韻, '式車切 (She 或 Sha), 燒榛種田', 又音余 (ü), 魚韻, '以諸切 (yu = ü), 田三歲也', 集韻也是兩收: 平麻, '詩遮切, 音奢, 火種也', 平魚 '羊茹切, 音豫, 治田也', 據此, 我們知道在宋以前, 畬字就有兩個音讀:

A. 與魚反, 羊茹切, 以諸切, 音豫, =yu =ü.

B. 式車切, 詩遮切, 音奢, =She 或 Sha.

現在福州人讀畬爲 Sia 較欽則爲 Sie, 就是 B 項的變化, 因爲國音中的尸母 (Sh) 到南方一定會變作 ʃ (S) 或 ʃ- (Si) 的。

(2) 畬字的義 畬字的來歷甚古, 首見於易詩二經, 易无妄有 '不畬畬' 句, 虞翻注, '田二歲曰畬', 釋文引董遇云:

畬, 反草也, 蓋田久蕪萊, 必須利耜熾畬, 發其冒概, 拔彼陳根, 故曰反草, 詩 '倣畬南畝', 箋讀之爲熾畬, 是其義也。

爾雅釋地, 也說 '田一歲曰畬, 二歲曰新田, 三歲曰畬', 孫炎曰, '畬, 和也, 田舒緩也', 詩周頌 '如何新畬', 鄭箋云 '音餘, 田二歲曰新, 三歲曰畬', 詩詁辨正三歲的年齡, 主張二歲, 說 '一歲爲畬, 始反草也, 二歲爲畬, 漸和柔也, 三歲爲新田, 謂已成田而尙新也, 四歲則曰田', 據易經詩經的注釋, 可見畬字其初所包含的意義, 只是新開墾兩年或三年的荒地, 叫做畬, 又因爲墾荒必要的方法是 '畬畬', 畬指田, 畬同炎, 畬畬, 是用火燒去田地裏面的雜草, 後來又把用火燒田叫做畬, 而畬畬的豫奢兩音, 就分別擔任這兩義的代表。

A. 田二歲, 二歲治田, 田三歲, 治田, 用 '豫' 音代表他。

B. 燒榛種田, 火種, 用 '奢' 音代表他。

爾雅說文有 A 義, 切韻 (據唐寫本殘卷) 無 B 義 B 音, 廣韻 集韻 俱有之, 可知 B 音 B 義起於隋以後, 宋以前, 而 A 音 A 義則爲兩漢所舊有了。

在唐人詩中的畬字，很顯明的多用B義，足爲前說的左證。如白居易詩‘春畬煙勃勃’，又‘隱隱蒸鹽火，漠漠燒畬煙’。劉禹錫竹枝詞‘鑿鑿金鉞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李商隱贈田叟詩‘燒畬曉映遠山色，伐樹暝傳深谷聲’。這就是宋人字書所謂‘燒榛種田’，所謂‘火種’了。

‘畬’爲一種民族的名稱，最早見於宋史德祐二年所謂‘畬軍’的。自然‘畬民’一名是宋時就有了。我們先假定畬民得名的由來，在唐宋之交，再看畬民的生活和他們得名的關係：

男女墾山爲業，租庸不及焉。……(南平縣志)

隨山種插，去瘠就腴。……(汀州府志)

隨山遷徙，種穀三年，土瘠輒棄去，去則種竹償之，無徵稅，無服役，以故呼之曰‘客’。……(漳州府志)

畬民巢居崖處，射獵其業，耕山而食，率二、三歲一徙。……(永春州志)

我們知道畬字的含義到宋時已有一‘火種’，二‘田二、三歲’的兩種，而畬民的生活，就恰恰和這兩種有密切的關係。火種，是用火燒去榛蕪，以便耕作；不獨畬民爲然，山田多用此法。我們居在濱海的鄉間的人，是早晚可以帶看見的。此法既然用在山田爲多，畬民又是專門以墾山爲業的，他們利用此法燒草種穀，自是意中之事。這是他們得名爲‘畬’的第一個原因。田二歲或三歲叫做畬，畬民既然喜歡‘去瘠就腴’；既然是‘種穀三年，土瘠輒棄去’；是‘耕山爲業，率二三歲一徙’；那末他們去後所留的山田，不恰恰就是‘畬’嗎？所以白芒畬（見宋朱熹詩），百家畬洞（見明史地理志）都因‘畬田’而成了地名。這是他們得名爲‘畬’的第二個原因。

畬的一名，絕無種族的關係，既如上述，我們可以推想這種人就是第一批殖民閩粵的漢族，在唐宋之交，第二批、第三批……後來的強有力者日多一日，他們就被驅逐而居於深山之中，又因他們善於墾山，稱他們爲畬。現在我們顧名思義，可以總合前說，作這樣的一個結論：

畬民，是農民的一種，他們以慣火耕，喜遷徙，得名‘畬’。因爲要和一般業農的人民區別，所以叫他們‘畬人’，‘畬民’；因爲他們的來去無常，所以叫他們‘畬客’；又因爲他們深居錮閉在窮巖絕壑之中，所以文化日低，被人歧視，硬派他們是‘苗’，‘蠻’，‘蠻’的種族。

雖然這樣說，究竟是一種理論上的假定，想證明這種假定有無錯誤，仍須從實地調查入手。我以為調查畬民，最重要的有三事：

甲，語言 畬民是一個異族，滿、蒙、回、藏都不是漢族，他們大的區別就在語言的不同，顯然不是一系。畬民的語言，有人說似官話，有人說似廣東話，但據沈作乾先生所舉括蒼畬語的例，又極像福州話。（詳下篇畬語十八名）但無論如何，畬語和漢語是一個語根，這是可斷言的。

乙，族譜 畬民只有‘四姓’，他們呼一般土人曰‘百姓’，也許是這個緣故：有人說‘百姓，是平民，為表示他們是貴族，是皇帝的狗駙馬，所以呼漢族為百姓’，這未必然罷；他們的四姓，都有來歷：盤姓見通志民族略；鍾姓見辨證；藍姓見竹書紀年；雷姓見姓苑；並且鍾、藍、雷他省也多望族。聽說：他們的宗法也是狠嚴的，所居之地，也分某房某房，支派論得很清楚。他們也有族譜，是漢字的，將來能得到他們的族譜，便容易考見他們真的世系了。

丙，風俗 畬民有迷信風俗，原不足怪的，不獨他們是這樣，如祭拜‘狗頭神像’等等，內地人何嘗不爾，‘三皇廟’裏的天皇、地皇，豈不也是‘牛首蛇身麼？我們應該把他們的神話，還給神話；把他們的衣、食、起居、禮俗等等，拿來作歷史的研究，也許可以發現唐宋以前的古制呢。

十四，二十九，於福州協和大學。

孟姜女故事研究(17)

歌曲

11. 新刻孟姜女五更調

民國十年四明老鳳英查刻本，題“口唱抄本”，又題“口唱湖北調”。

一更一點月正旺。

萬喜良托夢

(吓吓得噲)萬喜良託夢

好像金鷄對鳳凰。

(吓吓得噲)孟姜女一見喜良人，

實在正傷心，

(吓吓得噲)實在正傷心。

* * *

二更二點月正清。
孟姜女正心。
 (吓吓得噲)孟姜女正心。
 忽見一個影，
 不見我夫君，
 (吓吓得噲)不見我夫君。
 真真全婢人，
 尋到長城。

* * *
 三更三點月正涼。
秦始皇害了萬喜良，
 (吓吓得噲)秦始皇害了萬喜良。
 我自夫君好斗真，
 (吓吓得噲)得我丈夫造長城。

* * *
 四更四點月正以。
孟姜女脫了黑衣，

(吓吓得噲)脫了黑衣，
 穿上白衣；
 肩背雨傘，
 (吓吓得噲)勿要吃飯。
 夢見我夫君，
 (吓吓得噲)只見我夫君。

* * *
 五更五點天色明。
孟姜女打板要全身。
 (吓吓得噲)實在好傷身。
 出了大門，
 實要全身。
 走到了長城哭夫君。
 (吓吓得噲)哭一聲來到一城。
 到了長城哭夫君，
 哭到血出又還魂。

韻剛按，此歌多訛字，今悉仍之。其訛可望而知之者，如第一章的“正傷心”是“真傷心”之訛，第四章的“月正以”是“月真翳”之訛，第五章的“打板要全身”是“打扮要動身”之訛，“傷身”是“傷心”之訛，“哭一聲來到一城”是“哭一聲來倒一城”之訛。其訛不易知者，如第二章的“孟姜女正心”，第三章的“我自夫君好斗真”。這不得不希望寧波的同志替我解釋了。

十四，十二，二記。

12. 廈門御前清曲中孟姜女曲五闕

(1) 福馬郎(御前清曲辰集)

秋天梧桐葉落金井，
 寒衣捎送，寒衣捎送。

未知邊關路值去？
秦王無道，不存天理。

(20)

掠阮夫主，
 將力杞郎抽來邊關做長城。
 思思得阮進退難行。
 心又急阮只脚又疼。
 除非着到長城，
 亦免得只處苦傷悲！
 除非着到長城，
 亦免得只處暗苦傷悲，暗苦傷
 悲！

①“值”，tah, 何處也。
 ②“掠”，捕也。
 ③“阮”，我的也，亦可作“我
 們”解。
 ④“力”，liah, 同“掠”。
 ⑤“只”，即“這”。
 ⑥“疼”，thia n, 與“城”sia n,
 “行”kia n 同韻。

(2) 中滾調(十三空)(已集)

冬天寒雪落滿山，
 爲着君寒，爲着君寒。
 即會到只，
 爹媽，爹媽，恁值去？
 袂得相見，袂得相見君恁一
 面。
 耐耐秦王國法，
 可不是焚書傾儒，焚書傾儒，
 又來創造只長城。
 亏阮一身，亏阮一身，
 到今日，阮袂得相見。
 恨杀秦王可無道，
 汝掠我夫主，
 抽來邊關做長城。
 阮身到只今，
 卜估誰通，訴起。
 思憶夫君恩情重，恩情重，
 搬盡山嶺，搬盡山嶺，
 強企拖命，亦卜尋到君見。

今日來到只地，來到只地，
 那見骨骸擋路，堆積如山。
 在只萬里城攪目一看，
 冷冷清清，
 越惹得我思憶杞郎個情緒。
 阮單身今卜值處通尋見？
 阮夫妻，阮夫妻恰柔像閉目
 魚，
 又遇着風露分破。
 又柔像許牛郎織女星，
 却被着許銀河阻隔斷。
 值時會得相見面？
 除非着閻王殿前訴出埋怨！
 許時即會得見我君面。
 差拚盡山嶺路險！
 阮是寔惡行，
 烏巾來包頭，寒衣阮又都負起。
 因爲無道昏君，
 即會阮行來到只，

(24)

當不得山高嶺峯，皓月冬天，
 身在中途苦萬千。
 月裡數苦誰可憐；
 淚淋漓。
 見許前面將軍來到只，
 須着小心必須着小心，
 近前來去問伊，
 覷覷得我淚淋漓，
 啼得我喉礁氣都擲。
 “全望將軍，望托將軍，
 恁可憐孟姜女，可憐孟姜女！”

- “即”，Chiah, 纒也。
- “只”，此地也。
- “恁”，你們也，亦可作“您”解。
- “袂”，be, 未也。

- “封”，或係“封”字之誤。
- “亏”，或係“虧”字，徐玉諾先生改寫作“悞”。
- “卜”，hoeh, 將也，要也。
- “估”，跟也。
- “通”，thang, 可也。
- “撥”，poa¹¹, 攀也。
- “那”，na, 若也。
- “攪”，kiab, 舉也。
- “菜像”，Chhiu ehhiu¹¹, 好像也。
- “閉”，比誤。
- “許”，he, 彼也，那也。
- “礁”，ta, 焦乾也。
- “擲”，ti¹¹, 滿也。

(3) 福馬猴調(未集)

“拜告將軍，拜告將軍，
 聽阮說起。
 妾身到只，妾身到只，
 是卜尋君，
 阮亦別無甚也事志。”
 “我聞爾，爾門全頭訴來：
 何鄉何里何姓名？
 做什麼已經？”
 “厝宙葉州門道村，
 萬是孔門一秀才，
 姓范，名杞郎，
 正是夫主親名字。”
 “聽爾說，有曉崎，

他是秀才，爲什麼到這裏邊關，
 非是好，非是好景致。”
 “因爲秦王抽民軍，
 三抽二，兩抽一，
 可我亏夫子伊人單自來到只。”
 “他單身，家後必有雙親。
 爾爲人妻小，豈可離鄉，
 爲姑年老，雖人奉侍！”
 “我君命內帶孤星，
 父早喪，
 母爲伊，母爲伊人送了身已。”
 “聽爾說，好傷悲。
 此乃昏君無道。

(22)

邊關一路，盡是山高嶺崎，
爾是姿娘，小小綉鞋，步步難移。

爾們早早還鄉”

“堅心到只，堅心到只，

任是穿山入石，

阮亦卜尋君見，阮亦卜尋君見！”

●“甚也”，Sim-mih,何也。

●“事志”，tai-chi,事也。

●“已經”，疑經紀之誤，意謂職業。

●“厝宙”，未詳。

●“萬”，疑夫字之誤。

●“曉崎”，瓜葛也。

●“景致”，風景也。

●“雖”，疑誰字之誤。

●“姿娘”，ohun-iu,上等女人之稱，即閩秀義。

(4) 生地獄(申集)

恨杀秦王可無理，
害我夫君杞郎去作城池，
恨阮一身來到止，
未知值日係相見。

說起來，阮泪洋只處珠淚滴，
阮泪洋只處珠淚滴！

●“止”，這裡也。

●“泪洋”，bak-tsai,眼淚也。

(5) 生地獄(同上)

我杞郎，
爾一身被遭奸臣害爾性命，
去到陰司；
恨阮青春少年時，
夢卜和諧到百年。

愛卜相見，

阮值非着？

●“着”，tioh,是也。“阮值非着”，我有何不是也。

讀剛案廈門本御前清曲是徐玉諾先生寄給我的。因為裡面有許多方言，不易句讀，故請林玉堂先生標點注釋。林先生來信說，“有一二處句讀不明。此種曲調，弟實外行而又外行，恐有錯處。標點係單依字面句義為斷而已。”現在分行寫是我改的，因為弄不清牠的韻脚，所以寫得很不愜心。裡面重杏字句本來只有兩個“匕”號，我依了徐玉諾先生孟姜女邊塞風沙(載十四年三月一日厦大週刊)文中所引的例，隨着文義加入，恐怕也有許多錯誤。這是都要請求懂得御前清曲的人指正的。

關於御前清曲徐先生文中略有說明，鈔錄于下：

廈門舊有御前清曲木刻本，現流行者為石印本，有十二集採擷元明雜劇散套譯為土語，製譜歌唱，據某君詩序云，康熙朝曾一次進御，故取名“御前”。

這五閱，一是路歎，二是到長城，三是見將軍，四五未詳，也許是哭屍。清曲十二集本是“曲選”一類的東西，不曉得全本的孟姜女曲在廈門能否覓到，這又要請求廈門方面的同志替我留意了！

十五，一，五記。

孟姜女送寒衣樂譜又一式

趙元任寫音

1 1 2	³⁴ 3. 2 3 0	3 2 5 5 2 3 4 3	2 0 3
正 月——	裏——來	是——新——	春——
5 5 3 2	1. 2 3 5	2 3 ¹² 1 6	5 0 6
家家格——	戶——戶——	點——紅——	燈——
5 6 1 6 1	2. 3 5 6	2 3 1 6 5 1	6 0 5 6
人——家——	夫——妻——	團——圓——	聚——
1 1 1 7 6	5 6 1 6 1	⁶ 2 1 7 6 5 6 1 6	5 0
孟姜女——	丈——夫——	造——長——	城

顏剛案，前登孟姜女唱春調樂譜兩式，劉半農先生謂均不合，承趙先生寫此式見示，極感。

又接，前月在三慶園觀女伶小蘭芬演孟姜女劇，遇關時亦唱此歌，惟改用老六板調，想以北人不嫻南曲之故，未知尚有人如此唱否？

十五，一，五記。

潮州的民間傳說

章雄劍

(一) 太字樓的蛙

太字樓 (俗名太子樓)是我故鄉南澳——華南的小島——雲澳區裏一個很小的炮臺;可是現在是個荒草萋萋的遺跡。

相傳宋末帝昺和他的臣下陸秀夫等逃亡到這裏 (太字樓), 在淒清的夜裏, 愁慘的景况, 他已不勝其悽愴排惻了; 但樓畔的蛙聲, 又唧唧地擾得他欲睡不得, 他的愁慘的悲憤的亡國的情懷, 騰沸到極點了, 於是他便摘了一葉芒草, 把蛙領像枷一般的縛上, 並厲聲呵斥道: “不許亂叫!” 說也奇怪得很, 以後太字樓中的蛙, 便都緘口般的不能叫了。

(二) 娘子墳

從前揭陽有個婦人, 嫁後多年, 因不能生育, 遂抑鬱死了。

後來她的丈夫走到她的墳墓去巡視, 忽然間墳門裂開, 把她丈夫攝入墳裏去了, 不久, 在墳上發現了一個很大的黃瓜; 鄉人把它剖開, 裏面却是一個玲瓏可愛的嬰孩。

因此她的香塚, 便成為潮州民間傳說中的‘娘子墳’了。

崔鶯鶯的故事

谷風田錄

鶯鶯悶坐手托腮,
叫聲小紅你過來:
“張生本是唐朝客,
咱是宋代女英才;
兩朝相隔二百載,
這部西廂那裡來?”
小紅有語開言道:
“叫聲姑娘聽明白,
咱家老爺當主考,
誤了天下衆英才,
明人士者不得志,
一部西廂編出來。”
好個伶俐小紅姐,
一部西廂分散開。

關於崔鶯鶯的故事, 在民衆上已經發表過三篇了, 我近來重整山東歌謠, 無意中又發現了這樣的一段。這段故事是一師的孫君代工調查來的, 我一時不知牠流行在何處, 然而總是在山東的東巖縣吧, 我們知道鶯鶯是西廂記中的主人公, 今鶯鶯乃以個中人而說個中事, 自然有些驚人, 今既有了這樣的一段歌謠流行于民間, 我相信一定有牠相當的意旨, 不妨寫了出來, 請我們的考據家、學者, 來研究上一番, 今鈔寄頤剛先生, 請他先來研究一下, 以後還許有多人的討論吧?

— 風田附誌 —

金文編 每部實收大洋七元

容庚先生撰羅振玉王國維馬衡沈兼士鄧爾雅諸先生校訂并序

吉金文字之學至清季而極盛吳大澂中丞采集彝器及貨幣匱璽文字凡四千餘爲說文古籀補一書取材既嚴考訂亦謹卓爾成一家言顧迄今三十餘年彝器日出而考釋之者亦日進吳書之失有取舍之待商者有誤釋之當訂正者有附錄中確然可識當改入正編者有說解之誤當更正者補其闕遺匡其違失亟有待於來學此書體例一仍吳氏之舊刪去貨幣匱璽字而文益以後出之器采集凡萬餘字視吳書倍過之說解謹飭不穿鑿摹寫亦工是能用吳氏之法而光大之者後附采用器目及檢字二種檢查尤便研究古代文字者所宜備也

代售處北大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燕大週刊第八十九期目錄

卷首言	記者
現代中國政治的發展	王克私
景善日記	許地山
聖誕節的來客	于成澤譯
一剎那間的心影	雲水
‘廢督’的感想	采真
校聞(七則)	記者

燕大週刊第九十期目錄

燕大合作社	鍾麟
甜美的家	李天耀
朋友的‘愛’	S S
一瞥	羅女士
二次方程式之特性論	翟光
男校自治會憲法之缺點	羅學濂
雜談	風君
劉維新先生	文光
校聞(七則)	記者

文學週報二〇八期目錄

諾威文壇的新星	仲雲
遺囑	李金髮
投錯了胎	仲持
萬古愁底作者問題	大白

猛進第四十四五期合刊

目錄(一八日出版)

時事短評	
(一)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 “三外?”	盧生
(二)實行對日絕交!	李玄伯
(三)再論組織俄國民庭審判要犯	徐炳昶
(四)對於郭松齡的感想	盧生
(五)法律的圈套	健攻
(六)民國十四年的回顧	徐炳昶
(七)“閒話”	今剛
(八)民衆與武力	健攻
碎話	魯迅
釋勒略傳 Friedrich Schiller	楊丙辰
兩樣的心	谷鳳田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自著」叢書之一 二十史 朔閏表預約廣告

本書為導師新會陳垣先生撰自漢及清凡二十史各以本曆著其朔閏三國南北朝朔閏不同另標出之自漢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曆之朔閏換算西曆之月日自唐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以回曆之歲首換算中曆之月日卷首并附有年號通檢及日曜表用以檢對中西回曆之年月日及校訂史書金石甲子之譌誤均極其便利為年代學空前之創作史學家必不可少之工具編中並備有餘白可為讀史者隨時割記之用凡研究中國史西洋史及金石學者均不可不家置一編

四開連史紙精印每部二冊大洋四元

預約每部二元陽曆二月十五日截止

準陽曆二月底出書

總發行處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 | | |
|-------|---|
| 本刊編輯者 |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
| 總發行所 | 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
| 總代售處 | 1. 北新書局 (北京翠花胡同十二號)
2. 北京大學出版部 (北京漢花園) |
| 分代售處 | 1. 樸社出版經理部 (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
2. 師範大學號房 (北京南新華街)
3. 青雲閣各書坊 (北京)
4. 勸業場各書坊 (北京)
5. 東安市場各書莊 (北京)
6.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
7. 南開大學出版部 (天津南開大學)
8. 清華學校 (清華園)
9. 中州大學 (開封) |

報費	一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京	十五枚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外省	五分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郵費	一期	半年	全年
本京	半分	十三分	二十六分
外省	一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國外	日本	一分	五十二分
	其他	三分	七十八分
			一元五角六分